

闪光的足迹

上海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



闪光的足迹

——上海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

本社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宝妮
封面装帧 孙宝堂

闪光的足迹
——上海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
本社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86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,000

书号 3074·775 定价 1.15元

我們都應該向這些優秀共產
黨員學習，把這大的共產主義理
想同當前的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
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，沿着他
們光輝的足跡前進，為改造、振
興上海，作出自己的貢獻。

苗香文

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五日

目 录

序	周 克 [1]
普通的心	胡廷楣 李文祺 肖 军 [3]
“神奇”的渔老大	张志远 朱瑞华 朱桂林 [16]
探索	毛用雄 [29]
一枝红杏出墙来	沈立群 [45]
海的儿子	管惟根 [59]
“东风”，一路畅通	陈建华 张长生 [75]
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	徐庆镇 张冠华 陈毛弟 [85]
不为金钱为艺术	龚建元 [98]
同志情 慈母心	薛春年 [106]
县委书记和他的专业户朋友	胡国强 [114]
人民的孺子牛	吉景峰 戚学炎 [125]
养鸡明星	臧利春 [133]
面对自己的利益	宋 超 [144]
一个有吸引力的厂长	吉景峰 [155]
他，递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	林章豪 [164]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	章成钧 [172]
美的心灵的塑造者	盛国生 [188]
愿人类制服癌症	余建华 唐玉琴 夏孝勋 [201]
情满菜篮	蒋梦丹 [211]
晚霞更好看	谈小薇 [221]
家风	贺宛男 [232]
女业务员	劳兴龙 [240]
他,是房管所调房员	李禾禾 黄志华 [249]
“捕猎”能手	徐培良 [257]
哦,闪烁的流星	盛新阳 [267]
年轻的心,闪光的心	罗善军 [274]
光荣呵,为理想而献身	郑 宪 俞子龙 [283]
我是党的作家党的人	徐光春 赵兰英 [292]
编后	编 者 [298]

(本书封面题字 江泽民)

序

周 克

当前，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大力振兴经济，全面推进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军事等各项事业的改革。在这场深刻而伟大的改革实践中，一大批共产党员以大胆探索、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，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本书汇集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，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这些同志，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务，为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，以身作则，一心为公；讲真理不讲情面；把远大的理想和奋发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，忘我工作，自觉献身，以自身行动体现着共产党员应有的先进性。他们在看来似乎是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常的业绩；在前进道路上留下的足迹，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。这是在我们身边的“闪光足迹”，他们应该赢得全党和社会的尊敬。将他们的先进事迹汇编成书，就是为了广为传颂。这些事例深刻地教育了我们，促使我们认真地思考：为什么他们能做到的，我们还没有做到？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什么？这些事例将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，鞭策、激励我们共同前进。

在谈到宣传各条战线先进人物时，胡耀邦同志曾经指出：

“组织先进人物到群众中去演讲，对人民进行教育，除前线英雄外，也还有别的一些先进人物。问题是要我们有计划地当作一件大事来抓。”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说：“理想教育不能流于空谈，要在全社会提倡务实精神、实践精神。要把远大理想同当前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；光有理想，不同当前的实际结合，往往会变成幻想。我们要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的具体实践、具体奋斗目标结合起来，变成千百万人的自觉行动，把理想和实干精神结合起来。”上海人民出版社正是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指示精神，编辑《闪光的足迹》一书奉献给广大同志的。

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这是一个沸腾的时代，是一切革命者大有作为的年代。我们的事业源远流长、奔腾不息。共产党人永远是面向未来的，从来都不停留在已有的成绩水平上。让我们大家以这些共产党员为榜样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努力建立新的功勋！



普通的心

胡廷楣 李文祺 肖 军

敲门。门口出现睡眼惺忪的她。她完全象个挎篮子上菜场的家庭妇女，灰扑扑的衣服，领口上那么一大块补丁，乱蓬蓬的头发，已是白的多黑的少了。

门敞开了，屋里朴素得近乎寒伦：虽是新居，地面没做过，只铺了两块塑料毡，家具是旧的，橱边桌角脱了漆，哟，那儿有

一台冰箱，容积小得可怜，只够放几支针药，中午剩下的菜汤和两只素菜只得放在纱罩下。

“要写我？”她十分惊讶，“你瞧，我还睡午觉。你瞧，我们的屋子比别人家宽敞得多，地段又那么好！”

这反倒轮到我们惊讶了。怎么，一个六十多岁的高级工程师，住家不该宽敞些么？你们象打仗似的实验连续了那么多日子，好不容易告个段落，拖着一身是病的身子，睡个午觉还不该么？

她笑了，掏出桔子、蛋糕，象哄孩子似地说：“你们可别写我，我都老了，都做不动了，你们就让我心安吧！”

是的，这是一个外貌极为普通的老太太，只要一走上大街，她立刻会消失在人流之中。不过，最朴素的外表或许藏匿着最丰富的秘密。我们早就听说，当华怡事迹报告团在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讲演时，听众席里就有人在议论：“咱们院里也有华怡。”“谁？噢，朱品蓉！”

好吧，且让我们来探访她那深邃的内心世界吧！

朱品蓉，作为一个研究毛纺的高级工程师，从一九五四年开始，已连续拿下了数十项成果。一九七六年，“文革”的暴风雨刚刚过去，她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她没有去洗刷被无端泼上的污水，没有去舔平累累的伤痕。她积极承担了纺织部的科研项目“国毛理化性能研究”。或许，这是个十分不讨巧的课题，理论性强，费时费力。但，朱品蓉十分高兴地接受了。此刻，她焦虑，愤懑。十年，“弹指一挥间”，但是在异国他乡，别

人在苦干，人家超过我们的距离正好也是十年。“我们是吃‘毛饭’的。”朱品蓉常常这样谐称自己的科研。但是，象是有一种特殊的耻辱压在她的心上，这口“毛饭”咽不下去了。领受这项探讨国产羊毛性能奥秘的课题，她献出了可贵的八年。

放牧在西北高原漠漠草滩上的，是澳洲美利奴改良羊。澳大利亚，风柔日丽，羊毛色如雪，柔似丝。然而，在天高云淡，劲风呼啸的中国西北，部分羊的羊毛变黄了。朱品蓉和她的同事们，采来各地的羊毛，测定油份。这时的她，已经身患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一个乳房切除了。但她总想到放牧现场去看看啊。一次，赶到新疆开会的间隙，她把药瓶塞进包里，登上了吉普车。草原上没有平坦的柏油公路，只有被风雨冲蚀的土道。车在几百公里的旅途上蹦着，跳着，一下子就使她心慌气促，但是这位老太太还是到了天山北麓紫泥泉农场。天苍苍，草茫茫，朱品蓉大步走向羊群，走向农场办公室。

一五一团的刘团长站在风尘仆仆的朱品蓉面前，他被这位顽强的老太太感动了。羊和羊毛，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。

“过去，人们说白油汗的羊毛好洗干净，黄油汗的羊毛不好洗。不一定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淘汰种羊，不能光看毛色？”

“对，目测的方法不可靠。有些毛色偏黄的羊，毛又多又厚，淘汰多可惜，滥杀无辜啊！”

不久，一批论文陆续发表了。风对羊毛的影响，羊毛油脂的色泽与羊毛的性能关系，怎样分辨羊毛油汗是否易洗，论文

发表在国内各刊物。美国最有权威性的《CA文摘》也转载了一篇。远在新疆的紫泥泉种羊场，也考虑设立一个实验室。

她可以退休了。作为上海毛麻行业唯一的女高级工程师，功成身退，本在情理之中。甚至，一些公司、工厂已在考虑，聘请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任技术顾问。

不过，她竟作出了一个出乎别人意料的抉择：她还要搞“毛”。她情愿拿了退休工资，每天来院里上班。她有一个梦，一个奇特的构想。

你别以为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毛立刻可以加工纺织。羊毛中还有草。再温驯的羊也会撒泼打滚。当装羊毛的口袋进厂开启，里面杂有苍耳、麦草等五六种草屑，占重量的百分之三。用机械可以除草，用硫酸可以将草炭化。但是，这样除草，草虽除尽了，但百分之五至六的羊毛也白白消耗了。朱品蓉算过，如果上海一家毛纺厂能投出百分之一的羊毛，国家一年就能收入十五万元！她愿寻找一种新方法：用生物酶“吃”掉草，而绝不损伤羊毛。

谈何容易！菌种在哪里？怎样培养？用什么工艺？象是茫茫大海，朱品蓉要寻出一条坦途来！

“你年纪大了，身体又有病。”领导劝慰她。

“我吃得消，除非真的倒下来，不倒下来我总得顶个人。”

“国外还没有先例呢。”

朱品蓉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如果很便当，别人一定很早就做出来了。我也想过，我可能做到最后也做不出来。不过我要做，我做不出来，可以为后人留点数据。”

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拼搏。参加这一场拼搏的科研人员，只有耕耘的义务，绝没有获利的机会。或许，这倒正成了这些人志同道合的基础。他们从工业微生物研究所来了，从工厂来了。他们在酒精厂，在毛条厂摆开了试验场地。

他们选择了一些菌种，然后用米糠、稻草、虾皮来培养。首先要高温杀菌。无菌室里没有窗，门也关严了，没有透气的地方，又闷又热。朱品蓉一直泡在那里。那时，她身体很弱，医生嘱她常年半休，但她舍不得离开，早上五点多就来了，在足有摄氏四十度高温的屋子里呆到下午四点。被一群年轻人“赶”走才算数。

“你是高级工程师，这些助手的活不用你做。再说，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做！”她走了，但一会儿，又捧着一大包蛋糕来了：“我夜班中班都不做，你们才是真正辛苦的！”

一九八四年十月，他们试做制成率，拿了工厂四十公斤羊毛，连续做试验。朱品蓉和同事们日夜守在摄氏六十度的烘箱旁，一共烘了十天十夜。才将这四十公斤羊毛全部烘干。

实践证明，研究大有希望！

朱品蓉开始了新的奔波。她打通了院领导一关，又奔到毛麻公司。最后，为了申请课题经费，她与理化室另一位同志一路风尘地赶到北京。

几经周折，她们面见了部领导。朱品蓉正要自我介绍，部领导感慨地说：“你不用介绍。我们熟悉你。你已到退休年龄还赶到我们这里来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了。”

“吃‘毛饭’吃了那么多年！”朱品蓉还是那句话，“这个课

题我想了好久好久，这是我唯一的希望，能搞我就要搞下去。你听我说呀……”

听完朱品蓉滔滔不绝的“演讲”，部领导也激动了：“你的设想很有意义。我们的眼光是要放远些啊，这样大的突破性项目，上海纺科院不搞谁搞？你这样的工程师不搞谁搞？”

“不过，也有可能失败。”

“没有风险，那还有什么拼搏和探索呢？我支持你们。”

到这时，朱品蓉才长长地舒出了口气。她陶醉在部领导的支持中了。

毛！毛！毛！她梦魂缭绕的就是毛！

她困惑地笑着。似乎这些事太平常太平常了。“我老了。体力也没有了，要能出点力也有限，做的事实在太少。我只求心安。真的！”

从纺研院的大门口到办公大楼只有百十来米。不过，朱品蓉在这条小道上都要有一番“艰难的跋涉”。“朱老师！”“老朱！”人们这样喊住她。然后是，交换科技情况，要求帮助查找资料，或者塞上一篇论文请她校核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！”朱品蓉甘愿为任何人忙碌，特别是年轻人。

实验员庄雅芳是从工厂调来的。朱品蓉手把手教会她全套实验技术。青年试验人员周增宏正在自学《化学丛书》，朱品蓉亲自为她辅导，还批改了几百道习题，使小周得以将一套

四册全部学完。

她的一位助手家中有三个孩子，爱人又在外地工作，为了节约开支，每年要花很多时间用手工做衣服，没时间看书。朱品蓉心急火燎，特意为她送去了自家搁置不用的缝纫机。“你是我的‘徒弟’，我恨不得再多给你些时间！”

她给一位好睡懒觉的小青年一只闹钟。

她在全国性的会议上，勉力推荐山东大学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助教的论文。

她亲自编教材，为毛麻室的同志上外语课。

她用自己的稿费为大家购买公用的字典。

她为大家编制技术卡片……

尽管多少次好心人提醒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人说成“腐蚀青年”的教训还记忆犹新！她只是笑笑：“我老了……”

老了？视世事尽如浮云？并不尽然。然而，朱品蓉似乎正在进入一个“无我之境”。

当生物酶除草屑的课题正在艰苦探索之时，纺科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，从院长基金中拨出一百元，表彰朱品蓉等不计名利的开拓者。朱品蓉将这笔钱分成四份，给了四位合作者。她说：“我工资高，你们工资低，我只做半天班，你们做全天的，快收下吧！”她选择的课题常常是十分重要，十分艰苦又无利可图的。因而，她好象对不住一些跟她一起苦干的同志似的。每当课题将要结束，她总要撰写一批论文。当稿费汇到，她就将这笔钱权充奖金，平分给大家。有时，十分有限的稿费分光了，突然想起谁曾帮过忙，朱品蓉便急得不得了，特

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，分给人家一份。

还有“名”，朱品蓉从来不愿显山露水，发表论文时署名总往后靠。那篇《羊毛油汗色泽对纤维性能及其加工的影响》，她写完论文后将井绍文工程师的名字放在第一。老井阅稿时划掉了，又将朱品蓉的名字放在前面。资料已经付印，朱品蓉匆忙赶到誊写社，又把名字的次序改回来。谁知在开会前，老井干脆把封面上自己的名字全部划去，而朱品蓉却又在会上公开声明，井绍文工程师的名字应该放在最前面。

“老井，你是课题组长吆！”

“怎么？出力最多的不是你老朱吗？”

朱品蓉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我多么幸运，共事的都是好人。”

朱品蓉的生活随便到了极点。她家里的“特色名餐”是面条。她太大方方地穿着膝盖有补丁的裤子上街，大衣是已过世的丈夫的大衣改制的。手提包坏了拉链，六七年没想到要换，好在东西塞得多，豁了口的包倒也方便。她象一个不加修饰的男人一样，衣服可以穿就一直穿下去，用的东西可以用就一直用过去。

一九八四年夏天，她出差到北京，同行的同事有机会看到了这个老太太的“惊人俭朴”。她的风凉鞋都已穿了好几年，搭襻都坏了，用铁丝扎着，在北京又坏了，她只得趿着鞋找鞋铺，别扭极了。商店里有的是新鞋，她不愿光顾。修鞋的地方都不好找，一连跑了好几条马路，她才找到了鞋摊。修好了鞋，她高兴地说：“这双鞋又好穿几年了！”出差在外，有时不得

不在街上吃饭。北京有许多著名的馆子，偶尔去一次也不为过份。朱品蓉挑馆子，总拣小的挑，挑到最后，挑到了食品摊上。春卷一角钱一个，可是她舍不得，便又走过摊子，发现新大陆似地喊了起来：“哟！后面一家饮食店还卖光面！”吃完走出街口，她又站住了，左看右看，说是记住方位以后还可以再来光顾。

“怎么？我不是一个普通人么？”朱品蓉听见别人表扬她，便惊讶地说。然而，一件叫许多人意外的事，却掀起了大波：省吃俭用的朱品蓉上交了二万二千元存款，而且还准备上交四千元。

这些钱，是“文革”中她与丈夫补发工资加上利息的总额。当朱品蓉的丈夫陶君白弥留之际，朱品蓉曾经握着他的手，含着泪与他商量后事。陶君白说：“我活不长远了，还有一笔钱，就留给你们吧……”

“先尽着用，替你治病。你放心，我有工作，女儿也有工作，那么多钱，就上交给国家吧。”

“你处理吧！”陶君白完全信赖自己的妻子。朱品蓉的女儿、女婿，朴实的教师和科研人员，都同意这样做。

这笔钱十分“秘密”地上交给丈夫所在单位五一电机厂。起初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。后来，这“新闻”被一家报社的记者猎取，她又坚决反对发表。然而消息未登在报上，却不胫而走。

朱品蓉闭着眼承受各种“舆论”。

“她家啊，有的是钱！朱家‘资’字当头，交掉这些还只是